

新年随想（一）

（2018年的前言：本文与下一篇都写于2015年元旦，当时自己正在褪掉中二、文人、学霸等自我想象。文章里仍然能见到一点自命不凡，但科研差劲、工作不投入引发的焦虑已经初见端倪。）

初中时有一篇周记叫做“新年随想”，提到当时班里大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互相送苹果。而今想来，真是应了一句俗语：“你我交换苹果，还是每人只有一个苹果。”那时感慨时间流逝太快，马上初中就要毕业，同学们各奔东西。放在如今，自然不会再像十四五岁小孩子一样“无病呻吟”。然而如今再做一篇新年随想，又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？很久没写文章，特此胡做一篇。

去年元旦这一天，看完了新年信科晚会的大量无节操小品相声，散场后竟然颇感麻木无聊空虚烦闷（我为了避免用“寂寞”一词也是太拼）。而今年元旦跨年就开心得多，几个朋友自己家里大吃一顿，然后喝着红酒聊着闲天，毫无吃相的我红酒把整个口腔染成黑紫，昏暗的灯光中一张血盆大口，简直是把新年夜当万圣节过。回想一下这一年，四处旅游败家烧钱，专修打牌副业聊天，远赴美帝扮演学霸，学术科研止步不前。其实性格也有嬗变，从一味讲冷笑话逐渐变成了自黑能手和卖萌鉴赏家，总体还是比以前更快乐些。

想想过去一年里纠结的几个问题，感觉真是毫无长进，只知眼前苟且，无暇远方吟诗。比如“工作与生活的平衡”，简直是高考作文加朋友圈心灵鸡汤就能解决的事情。在一个雨后的下午读读《百年孤独》，实在是一件可以向外吹嘘的雅事。但是第二天上课发现没有预习听得一团雾水，昨天的雅致也就烟消云散。仔细想想，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得左右逢源众口可调，是一个数学问题。比如无聊时可以跑步，疲累时不妨冲澡，十分钟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无论做实验看论文或者听音乐打游戏，都可以兴致盎然。

原来学网球，教练说过：“只有你能从心所欲地控制网球的方向，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。”他本来是劝说我好好练习基本功，我却脑洞微开编出了一碗心灵鸡汤。比如一个任务即将截止，你却水了半小时知乎日报或者金庸小说，手机锁屏之后懊然丧然。不是日报、小说本身空虚麻木，只是因为你不能掌控自己。宗教之神力在于教人不必凭自己的定力掌控全局走完漫漫长途，我等冥顽不化的异教徒，只能定心静神，一面慢慢前行，一面幻想出一个前行的目标。纵使十年都坎坷，还有万里在路前。

另外，就算只是娱乐，好像也有一条鄙视链在里面，听古典音乐的总是不小心生出一种优越感，鄙视听小苹果搓炉石的。我这人实在没羞没臊，在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都试图插足，久之生出一种歪理。所谓品味高低，一方面固然是文化的偏见（比如古人认为琴棋书画总比稗官野史市井小说高出一等），另一方面也在于入门难度，以及是否有所回味。所谓入门难度，比如要想从听流行音乐中得到乐趣，听几首就摸到了门道；然而如果想自己演唱为乐，就要付出不少辛苦，还不免骚扰澡堂和宿舍的同胞们。入门极易而回味毫无，水朋友圈玩贪吃蛇看三四流小说是也；入门极难而回味毫无，不少动作类游戏对我当属此列；入门极易而回味深远，看一部好电影、金庸张爱玲的小说可以满足；入门不易而回味悠长，从文学的欣赏与写作，再到琴棋书画，都是非数月不能入门，非数年不能专精的。但是一味把闲暇时间投资于“入门不易回味悠长”，期待以后有所回报，也未必就最明智。我现在常常懊恨小时候没有学一门乐器，但是回想小时候，的确更喜欢捉迷藏说脏话玩泥巴。不能从现在的角度抹杀过去快乐的价值，也就不能为了迎合将来的自己而不顾现在的幸福。因此在学术之余，除去文艺和伪文艺，我觉得自己也不妨像胡适留美时一样，偶尔谈天打牌。

这篇文章自然远未写完，但是入夜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本来就是大家茶余饭后胡乱一翻，一次写得太长也会影响用户体验。新年快乐，故国千家灯火日，加州万籁俱寂时。